

戊申立春考證
金丹四百字解
友論
木几冗談
席上腐談

趙子昂云。所製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將
手焚香。拂塵淨几。毋捲腦。毋折角。毋以爪撥字。
毋以唾揭幅。毋以夾刺。毋以作枕。隨損隨補。
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予亦云爾。
廣祕笈全部五十種內關五種十八本
大隈府 臨然堂收

1曾4
515
26

廿六



四書 4
515
26

必由必養考

題戊申立春考證引
邢使君律曆考丙午年不見之上郡才十之五
六業為之叙明年便傳以全書觀余言中
論天體星經儀象符度而正極星之差及星日
不入地之謬論驗氣歲餘歲差日經月離之四
而正元流月一日至朔日之論論道交

戊申立春考

題戊申立春考證引

邢使君律曆考丙午年示見之上郡才十之五六業爲之叙明年使君以全書視余晉中余乃自媿知使君淺也鄉所見者第論古人得失併法數云爾而極思深詣尤在曆議曆原十三卷論天體星經儀象宿度而正極星之差及星日不入地之謬論驗氣歲餘歲差日躔月離定朔而正元統月一日至晦日之謬論白道交周交



食五星而正春秋五行傳之謬論授時之失在改歲實而不改月策轉終交終與五星周之舊不算三乘方而從加分損益積度月行遲速由道有遠近出入所生月食無時差中之時差晝定法推日食不可以推月食五星如水星至差二十餘日大統之失在三百年後仍用三百年前黃道氣朔差而年月日時分數俱差交宮差而七政四餘躔度俱差太乙六壬奇門遁甲星

命陰陽卜筮無所不誤論句股測天測日月歲實月策閏轉交朔與日月平立差之原論黃赤道割圓率與五星平立差之原日月食限同異乘除測五星四餘有術有圖有問答而稱唐一行乾度與時消息告譴經數之表變常潛遁之中爲最善後人得其法而隨時推測之合則從變則改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此非一行之言而聖人之言也又明年使君視余所爲

立春考證引
戊申立春考證當在戊寅日亥初曆差在巳卯
日子正要其所以得之故不越前法因綴數語
特詳於舊考以補叙之所缺畧宋儒有言邵子
數加一倍法圍碁出洪範九疇之數識者謂似
解不解英雄欺人耳余固陋述使君書大指尚
掛一漏萬欺則何敢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題邢士登戊申立春考證引

往睹孔孟論治首夏時言天求日至知帝王經
世時爲大於治曆尤所重然曆法始立春寅爲
正立春始冬至刻爲準自古星官家能言之
國朝大統曆掌之世職司天未聞異議自士登
僉憲大梁因日食時刻不相應露章言歲差當
隨時更改

上下報可竟爲中格海內始駭爲異聞去年士

登與余共事金城出曆律一書立測景一表公
暇卽與談天貫穿今古指筭象數精若弄丸余
乃嘆曰技至此乎心良苦矣然亦耳而未目之
也歲將冬士登日日候表下尺量籍記晷差筭
冬至應初四日癸巳卯正初刻而曆頒辰正二
刻余已異之從至日又候迨將春筭立春應戊
寅日亥初三刻而曆頒巳卯子正一刻余又異
之乃其候也量也筭也而首仰天而曠望日而

手規北尺度秒分前摹後驗若合符節余皆目
擊其真烏得駭異至此始信其技之果精心之
更苦也豈司天者尚未信其歲差當隨時更改
之說耶抑亦耳其說而未目其精若此耶倘目
擊其精敢使中格令

國家曆法貽萬萬年之議昔孔孟生周尚欲正
夏時求千歲之至今何故執迷舛誤不以
上聞而亟改之耶余慨然有感故述其耳目最

真者於士登考證之端以告海內之同志

金陽王聘賢題

更苦也豈信天者尚未計其歲差當觀報更如
攀其真為餘編異至此故計其卦之果離心之
手與此久與此今而摹必錫昔合於道余嘗目

戊申立春考證

刑雲路士登甫 訂

後學張應世名之

楊汝光顯之 校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歲立春正月節曆

以洪武初欽天監監正元統大統曆法推

推天正冬至

置所求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歲距元至元辛巳

立春考證
歲積三百二十八年減一以大統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乘之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三十四日二十九刻七十五分爲中積分加氣應五十五日○六刻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八十九日三十五刻七十五分爲通積分滿旬周去之餘二十九日三十五刻七十五分爲天正冬至分以法推之得歲前十一月初四日癸巳辰正二刻冬至

求立春

置氣策一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四分三十七秒五十微三因之得四十五日六十五刻五十三分一十二秒五十微加天正冬至日分得七十五日○一刻二十八分一十二秒五十微其日滿旬周去之餘一十五日○一刻二十八分一十二秒五十微爲立春分以法推之得歲前十二月二十一日巳卯子正一刻立春

以元至元辛巳太史令郭守敬授時曆法推

推天正冬至

置所求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歲距元至元辛巳
歲積三百二十八年減一以授時消一歲實三
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二分乘之得一十
一萬九千四百三十四日一十九刻九十四分
爲中積分加氣應五十五日○六刻得一十一
萬九千四百八十九日二十五刻九十四分爲

通積分滿旬周去之餘二十九日二十五刻九
十四分爲天正冬至分以法推之得歲前十一
月初四日癸巳卯正初刻冬至

求立春

置授時消一氣策一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四
分二十五秒三因之得四十五日六十五刻五
十二分七十五秒加天正冬至日分得七十四
日九十一刻四十六分七十五秒其日滿旬周

去之餘一十四日九十一刻四十六分七十五
秒爲立春分以法推之得歲前十二月二十日
戊寅亥初三刻立春
以余蘭州立六丈表取冬至前後各四十五日
實測晷景推

推今時所測天正冬至

余於蘭州立六丈表下識圭刻約戊申歲前丁
未歲冬至前後相距各四十五日測得午景前

四十五日九月十八日戊申景長七丈二尺○
九分至後四十四日十二月十九日丁丑景長
七丈二尺五寸四分五釐後四十五日十二月
二十日戊寅景長七丈一尺六寸六分以前後
相對所距之四十五日戊申戊寅二景相校餘
四寸三分爲晷差爲實仍以十二月十九日二
十日丁丑戊寅相連二日之景相校餘八寸八
分五釐爲法以法除實得四十八刻五十八分

七十五秒前多後少爲減差於前後相距各四
十五日計九十日凡九千刻內減前減差餘八
千九百五十一刻四十一分二十五秒折取其
中爲四千四百七十五刻七十〇分六十秒加
半日五十刻共爲四千五百二十五刻七十〇
分六十秒約爲日命起戊申日算外得四十
五日爲癸巳餘以發歛收之爲時刻及分除甲
子以前至戊申之十六日自甲子至癸巳得二

十九日二十五刻七十〇分六十秒爲冬至分
以法推之得歲前十一月初四日癸巳卯正初
刻冬至

推今時所測歲實

置余所測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歲前冬至日景
推得癸巳日夜半後二十五刻七十〇分六十
秒上取元至元十八年辛巳歲前郭守敬所測
日景推得巳未日夜半後六刻卽五十五萬六

百份之氣應爲準以辛巳距今戊申三百二十七年共積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三十四日加新測到癸巳日夜半後二十五刻七十〇分六十分內減去元辛巳歲測到巳未日夜半後六刻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三十四日一十九刻七十〇分六十秒爲實以距積三百二十七年而一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九十九秒爲今時所測歲實

求今時所測氣策

置今時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九十秒以二十四氣而一得一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四分二十四秒六十微爲今時所測氣策

求今時所測立春

置今時氣策一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四分二十四秒六十微三因之得四十五日六十五刻

五十二分七十三秒八十微加天正冬至日分
得七十四日九十一刻二十三分三十三秒爲
立春分去其旬周餘一十四日九十一刻二十
三分三十三秒爲立春分以法推之得歲前十
二月二十日戊寅亥初三刻立春

右大統立春分校授時多九刻八十一分三十
七秒五十微立春後天十刻有奇相隔一日與
天不合授時校余實測之數止多二十三分四

十二秒其立春時刻與余合余與天合乃稍差
二十餘分者則消一未盡畸零之小數耳不害
其爲同也

論曰孟子云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肯哉言乎夫故之言
利也其天行順利之故道也故不難致而難於
求然求亦多術矣從古義和道廢日官失職帝
王六曆訛於四分漢人踵之久假不變而不知

爲好事之僞作也四分之曆天與日齊以步氣
朔一跬步不可行迨漢末劉洪始覺其誤乃減
歲餘立歲差考冬至日躔在斗二十二度千古
不明之數自洪始發之後之曆家代各改革然
不數十年而輒先後天不可行者何則以歲差
之中仍有消長一機未備也至元太史郭守敬
乃悉其竅焉觀守敬之言曰上考往古下驗將
來皆距立元爲筭歲實上推每百年長一下筭

每百年消一其諸應等數隨時推測不用爲元
其說至明也至洪武初欽天監博士元統則不
知測驗爲何事而徑削去消長另立準分以爲
修改合天擢爲監正監副李德芳持消長正論
力爭之不得遂從統議然而統所修改四准則
皆授時舊數接年續之一無所改者也訛傳至
今失之益遠疇人沿襲恬不爲怪今余於蘭州
立六丈之表視郭太史四丈之高又申一之半

復從宋周琮取立冬立春去至日遠之景日差長幾九寸尤易分別以法布之立春時刻與郭太史消一之曆符合而大統則後天九刻八十分餘分適值子半之交差天一日矣夫曆從何來從日躔之在天來也今仰觀天象立春日躔在戊寅亥初而欽天監在巳卯子正此可以口舌爭乎且七政壹稟於日躔日度變而朔轉交及五曜之率皆變氣應一差卽諸事皆差而以之

步曆無一可者故守敬曰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法所以旣久而不能不差旣差則不可不改隆慶間監官周相亦曰今年遠數盈歲差天度失今不考所差必甚皆探本之論也乃監正張應侯等不知強以爲知方訑訑然曰大統曆乃元統依守敬法爲之准驗無差必不可改且詆余爲妄議夫使元統果依守敬安得有差統背守敬者也背守敬而差却以爲無差何

不觀今日之天其躔形圭景立春在亥分寸易
辨一指點間可與海內億萬人有目所共見者
正孟子所謂天日之故可求而可坐致者也若
信如彼言堅持大統爲無差則余與守敬差耶
若余與守敬差則天亦差耶嗟嗟張壽王不能
爭鄧平祖冲之不能勝戴法興李德芳之是不
能排元統之非張應侯之非力能奪余之是振
古如茲匪今斯今則吾未如之何也已

終

題戊申立春考證後

觀察邢公按金城和以治粟臯蘭爲屬下吏公
著曆書成復出戊申立春考證一帙示和和盥
誦竊有請曰曆稱千古絕學自公發之其精微
蘊奧和固難測然立春爲基實之首與窮月相
禪受者大統且差隔日則監官擇日之吉凶不
甲乙顛覆令人靡所適從乎公曰善哉問可易
言之余訂古今曆數言天運不言事應大統擇

日其事應之驗與否我不敢知第今時所用上
自軍

國重務下逮民間日用吉凶趨避一切稟命於
曆書而立春一差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如從大
統十二月二十一日巳卯立春則巳卯爲萬曆
三十六年正月節爲除日立前二十日戊寅爲
三十五年大寒十二月中之終亦除日爲四絕
如從郭太史授時曆與余測晷所步十二月二

十日戊寅立春則戊寅爲三十六年正月節爲
建日立前十九日丁丑爲三十五年大寒十二
月中之終亦建日爲四絕查欽天監大成曆載
十二月戊寅除宜施恩封拜宴會整手足甲上
官立券交易掃舍宇不宜出行正月戊寅建不
宜出行動土四絕日打上官上梁出行此大統
不易之定法也而今監曆謬以戊寅之立春正
月節爲四絕以戊寅之建日爲除日丑月戊寅

宜施恩封拜等吉應止忌出行乃今建也而非
除也一期之首日也而非絕也正月建寅百事
皆忌而以之施恩封拜宴會整手足甲立券交
易掃舍宇可乎監曆四絕打上官上梁出行監
官遂皆打去而不知建日自不宜上官上梁若
建日原不忌出行而正月之戊寅則不宜出行
也十二月十九日爲四絕打上官上梁出行監
曆宜祭祀不宜出行適偶合者則以丑月建日

止宜祭祀餘事皆忌故偶合而非以四絕之正
論打去也不寧惟是立春一差則年神方位俱
差監曆戊寅日之年神方位太歲黃幡在未一
黑以至九白子死符小耗以至壬空授時與余
戊寅日之年神方位太歲五鬼金神在申一白
以至九紫子大殺官符金神畜官以至壬空監
曆非矣夫余不言事應者也監曆之非卽姑置
勿論乃其大者今去郭太史才三百二十餘年

差十餘刻猶可言也若三千年仍舊則計差千餘刻中節俱差十餘日三萬年仍舊則計差十萬餘刻中節俱差千餘日不可言也和聞公是語如夢斯覺如夜斯晝乃仰天太息曰有是哉從古帝王以欽天授時爲首務今若此謂寃天負時何使斯世斯民不用趨避也則可如用趨避則胡可使昭昭之民蹈昏昏之忌也况係軍國重務乎和而後乃今始知臺司之舛誤非小

而我公之有功於天下萬世至弘遠矣和不文敬述公明訓題其後
萬曆丁未上元之吉臨洮府同知屬下吏滇南阮聲和頓首拜題

戊申立春考證後終

萬曆丁未上元之吉調米石同賦詩可吏其南
 婦教公明瞻眼其翁
 而年公之育也然天下萬世至岳嶽矣味不文

白字解
 金舞四

金丹四百字解

寶顏堂訂正金丹四百字解

天台 張伯端平叔 著

京口 李文燭晦卿 解

華亭 陳繼儒仲醇 校

真土擒真鉛真鉛制真汞鉛汞歸真土身心寂
不動

吾人一點不着色聲香味觸法的清靜心即
名真土坎中一爻無聲臭的先天真乙之氣

即名真鉛離中一爻無形象的後天真乙之
精即名真汞夫擒與制者非智力能擒與制
也全在陰陽五行生尅從化之間此子玄微
且如真鉛真土乃天然子母相見則彼此氣
味自然契合此即前輩至妙之擒法故曰真
土擒真鉛又如真鉛真汞乃天然夫婦相見
則彼此氣機自然妙合此即前輩絕巧之制
法故曰真鉛制真汞汞婦鉛夫既皆歸於真

土三家相見仍復渾成一大太極此時清靜
心纔凝纔謂之金丹從此已後動亦定靜亦
定再不飛揚矣故曰鉛汞歸真土身心寂不
動不然則此心雖清靜無欲然尚未真死觸
景則依然飛去止可名真土不可謂寂不動
虛無生白雪寂靜長黃芽玉鑪火溫溫鼎上飛
紫霞

乾象虛無坤形寂靜虛無寂靜兩相摩盪乾

道卽生白雪白雪卽前章之真汞也坤道卽
長黃芽黃芽卽前章之真鉛也故曰虛無生
白雪寂靜長黃芽玉鑪與鼎皆指坤言鼎之
上卽指修真之士而言也真汞真鉛懷於鑪
鼎之內遂實而爲坎坎中旣有一爻真陽在
內焉得不溫溫者乎故曰玉鑪火溫溫修真
者一得汞鉛到手送入清靜心中此時身中
造化千態萬狀豈特飛紫霞而已哉故曰鼎

上飛紫霞

華池蓮花開神水金波淨夜深月正明天地一
輪鏡

吾人一點清淨心昔莊生曾以南華名之又
以天池喻之大抵此心一經真鉛真汞鍛鍊
於是乎突然出於癸水之外如芙蓉之乍放
菡萏之初開故曰華池蓮花開蓮花一開周
身癸陰被逐殆盡止存一味汞金五彩盤旋

精光閃爍到此纔可稱華池纔能生神水神
水乃有象無形有氣無質之物焉得不淨故
曰神水金波淨此時華池之在空中象十五
夜半之月光瑩圓滿清虛澄徹此即天地一
輪大圓鏡智也天地兩字蓋指修真男女而
言故曰夜深月正明天地一輪鏡

硃砂鍊陽氣水銀烹金精金精與陽氣硃砂而
水銀

硃裏有砂名曰神火汞中有水名曰癸陰神
火不經壬水一鍊決不能死於坎內不死坎
內決不能成陽氣故曰硃砂鍊陽氣水銀不
經陽氣一烹決不能乾其癸陰癸陰不乾決
不能成金精故曰水銀烹金精大抵砂是硃
裏神汞是硃裏精神凝則為陽氣汞死則為
金精分而言之則有硃砂陽氣水銀金精許
多名象合而言之不過一味硃砂至矣盡矣

四
百
字
解
故曰金精與陽氣硃砂而水銀

日鬼玉兔脂月鬼金烏髓掇來歸鼎中化作一

泓水

日鬼玉兔脂卽太陽鑪中一點神火月鬼金
烏髓卽太陰鼎上一面陽金陽金補滿鼎面
卽取神火歸鼎故曰掇來歸鼎中鼎中旣被
神火凝於其內遂實而爲坎坎爲水豈非一
泓之水平故曰化作一泓水

藥物生玄竅大候發陽鑪龍虎交會時寶鼎產
玄珠

神火卽藥物生在日中日體雖明體中烏黑
所以謂之玄竅大抵月到上面三爻金光圓
滿全向於天此時正好進神火所以謂之火
候因其上而一片陽光所以謂之陽鑪固其
此光一團金氣所以謂之寶鼎龍卽取象於
日虎卽取象於月日月交會得其時候月纔

肯受日中一點神火而結命寶命寶即名玄珠故曰龍虎交會時寶鼎產玄珠

此竅非凡竅也其合成名爲神氣穴內有坎離精

吾人一點不着色聲香味觸法的清靜心卽玄關一竅此竅雖是玉精無形之物然而當時不能自有必藉乾坤妙合而纔有故曰此竅非凡竅乾坤共合成大抵此竅乃人之下

根何以知其然哉氣非此竅不生神非此氣不住且此竅靈而最神凡有所感無有不應者觀其怒則成火而面赤悲則鼻酸而淚下噫妙矣哉真個非凡竅也神氣的總根水火之源頭確確乎是此竅故曰名爲神氣穴內有坎離精

木汞一點紅金鉛三觔黑鉛汞結丹砂耿耿紫金色

木汞一點紅卽吾人一點清靜心是也因其
此心出於火中所以謂之一點紅夫金卽陰
金鉛卽陽鉛此兩者雖分陰陽然同出於坎
水之中所以謂之黑也大抵丹法成始成終
皆以六候爲一周天上三候每一候用陽鉛
半觔下三候每一候用陰金半觔以觔半之
陰金觔半之陽鉛爲之大藥烹鍊一點木汞
木汞不得不成結成一顆丹砂大如粟米色

如紫金故曰鉛汞結丹砂耿耿紫金色

家園景物麗風雨正春深犁鋤不費力大地皆
黃金

西南大地卽我家園生氣之來卽我景物我
能乘此生氣正如和風醒稿甘雨甦枯莫不
勃然長耳皆黃金者正見景物富麗無處不
有且此道易簡不假犁鋤不費人力

真鉛生於坎其用在離宮以黑而變紅一鼎雲

氣濃

坎中一爻真鉛其修真家反用之以為火故
 曰真鉛生於坎其用在離宮大抵真鉛寄體
 於坎則權名為黑一歸清靜心與癸陰一合
 仍變而為紅如祥雲靄靄紫氣濃濃細縕滿
 鼎薰蒸一身故曰以黑而變紅一鼎雲氣濃
 真汞產於離其用却在坎姤女過南園手持玉

橄欖

離中一爻真汞其修真家反用之以為水故
 曰真汞產於離其用却在坎大抵此汞入我
 清靜心中即是過南園橄欖江浙謂之青果
 借此以喻證仙果也

震兌非東西坎離不南北斗柄運周天要人會
 攢簇

震兌即真龍真虎龍虎即真鉛真汞真鉛生
 於坎真汞產於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

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
既無爻位無定處無常所焉得有東西南北
故曰震兌非東西坎離不南北修真男女入
室下工一點清靜心端拱無爲如如不動至
如丹房之內挨排鑪鼎斗柄誰去運五行誰
會攢簇此所以要人要人者要同心之人握
定斗柄斗柄卽造化之柄刻刻察周天時時
定晦朔造坎造離釀鉛釀汞這纔謂之會攢

簇故曰斗柄運周天要人會攢簇

火候不用時冬至不在子及其沐浴法卯酉時
虛比

舉世道人火且不能曉安能知其候陰陽且
不能識安能知其子午中且不能守金木且
不能辯安能知其卯酉大率丹法中之子午
卯酉不過取其象而已若泥象執文在晷影
上求火候求冬至求沐浴正如接竹點月

四百字解
烏肝與兔髓擒來歸一處一粒復一粒從微而至著
至著
烏肝兔髓卽真鉛真汞真鉛真汞擒歸一處
纔成一粒然則以何法擒之惟有一點不着
色聲香味觸法的清靜心獨立虛空魏魏不
動纔能擒此兩者故曰烏肝與兔髓擒來歸
一處今日服一粒明日食一粒積少成多累
微至著故曰一粒復一粒從微而至著

混沌包虛空虛空括三界及尋其根源一粒黍
來大

坎中所懷者一爻真鉛卽鴻濛已前之天離
中所懷者一爻真汞卽鴻濛已前之地此時
天地與虛空三界始有朕兆不識不知無聲
無臭俱在混沌之中故曰混沌包虛空虛空
括三界及至究竟其始而初兆之光景鉛汞
兩者合而言之不過一粒黍米之大故曰及

尋其根源一粒黍來大

天地交真液日月合真精會得坎離基三界歸
一身

天地交會天上一點真液自然降入地中故
曰天地交真液日月合璧日中一點真精自
然射入月內故曰日月合真精造坎造離之
法全藉這點真液真精以立根本所以坎中
那爻鴻濛已前之天離中那爻鴻濛已前之

地正是真液真精所化坎離之基就是此物
人若會得取而服餌則三界自然歸於清靜
法身故曰會得坎離基三界歸一身

龍從東海來虎向西山起兩獸戰一場化作天
地髓

東海之龍卽真汞也西山之虎卽真鉛也汞
鉛兩獸分在兩路入我清靜心中與我癸陰
大戰一場於是乎清靜心纔化化成一片紫

四百字解
金霜此卽天地髓也

花開汞葉玉蒂長鉛枝坎離不曾閑乾坤經
幾時

坎中一爻先天真乙之氣卽金花也卽鉛枝
也離中一爻後天真乙之精卽玉蒂也卽汞
葉也鍊丹工夫自首至尾不離坎離朝金花
而暮玉蒂夜汞葉而晝鉛枝今日如是明日
又如是日日如是三萬刻中坎離何曾有一

息之閑夫惟坎離不曾有一息之閑修真男
女卽乾坤也心中缺陷不經幾時修補圓滿
光明如舊故曰坎離不曾閑乾坤經幾時

沐浴防危險抽添謹戒持都來三萬刻差失恐
毫釐

凡論沐浴及抽添內而先要定其中極外而
須要分其陰陽吾人一點不着色聲香味觸
法的清靜心卽人身之中極也且如十二地

四百字解
支到冬至子之半一點陽火絕處逢生胎元
於此大抵陽火卽丙火也抽將出來運到中
極卽名春分春分則丙火不得不沐浴夏至
午之半一點陰符絕處逢生胎元於此大抵
陰符卽壬水也抽將出來運到中極卽名秋
分秋分則壬水不得不沐浴這兩種胎元不
到我之中極則已到我中極果然可以添我
汞氣益我壽年但所可慮者人到不着色聲

香味觸法之時容易入於斷滅一落斷滅異
常危險不可不防故曰沐浴防危險又如抽
添之際未免小有所得誠恐根器淺薄之人
見此光景便生歡喜因而持盈殊不知一有
持盈之心汞走鉛飛可惜前功化爲灰已不
可不謹戒故曰抽添謹戒持總之三萬刻中
刻刻要隄防周天息息息息要謹戒

夫婦交會時洞房雲雨作一載一個兒個個會

騎鶴

吾人一點不着色聲香味觸法的清靜心未
 凝已前雖清靜無欲然尚活止可名真土不
 可名金丹止可名黃庭土釜不可名金胎神
 室止可名陰池不可名華池一凝之後纔可
 名金丹纔可名金胎神室纔可名華池於是
 乎神水纔能生乎一身此即謂之金液此液
 一與神火交會於金胎神室之中則夫夫婦

婦雨雨雲雲此自然之道也大抵神水屬陽
 神火屬陰陽為夫而陰為婦水為男而火為
 女况以金胎神室而為洞房夫婦交會於此
 安得不雲且雨乎故曰夫婦交會時洞房雲
 雨作交會之後雲收雨散結成聖胎溫養一
 載調理出殼如此生來焉得不個個皆會騎
 鶴故曰一載一個兒個個會騎鶴

金丹四百字解終

四百字解
天台四百字字字慈航金紫二十章章法寶
三觴黑內內有無極真君一點紅中中藏元始
祖氣水一泓三界完全粟一粒十方具足玉鑪
寶鼎豈是空言汞葉鉛枝殊非浪說我本南園
彼爲北地微獨陽是坤生陰亦地起日鬼原在
人間月鬼豈離世上玉兔脂金烏髓鉛汞之精
萃東海龍西山虎陰陽之法象真硃砂不產辰
洲活水銀豈生雲貴心汞不純陽不謂華池氣

血不潔白不生神水已汞實成纔號金精神火
真亡方名陽氣夫婦非人世間夫婦壺裏夫婦
雲雨非枕蓆上雲雨山頭雲雨符火入中宮隄
防斷滅汞鉛歸一竅謹戒持盈白雪原無質黃
芽豈有形不於混沌中生擒卽在鴻濛前活捉
苟爲不然則難免夜半風雷不無穴中烟氣人
身中自有活子時晷影上絕無真火候前輩乃
托象以爲言後學旣得理宜捐象總之不識本

心學法無益不通外藥打坐無功苟非性命有
 修焉得形神俱妙形骸傳舍本體真心傳舍乃
 幻物真心卽法身莫認識神爲妙性勿將幻體
 作真形妙性本空法身卽命性以無爲命須雙
 作昔者伏羲因得此道以襲氣母黃帝因得此
 道以登雲天求此道者謂之哲人聞此道者謂
 之高人得此道者謂之聖人渾此道者謂之神人吾國不敢以聖人神人自居焉然亦自信非庸人俗人可比也奈何天下具眼者少知吾者希李文燭跋

心學

友論

友論小叙

伸者爲神屈者爲鬼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者莊事者也人之精神屈於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而伸於朋友如春
行花內風雷行元氣內四倫非朋友
不能彌縫不意西海利先生乃見
此利先生精於天地人三才圖其學

友論序
前
作事天主爲教凡震且浮屠老子之
學勿道也夫天孰能舍人哉人則朋
友其最耦也樵李朱銘常於交道有
古人風刻此書真可補朱穆劉孝標
之未備吾曹宜各置一通於座隅以
告世之烏合之交者

仲醇陳繼儒題

友論引

竇也自大西航海入中華仰

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遺教卜室嶺表星
霜亦屢易矣今年春時度嶺浮江抵於金陵
觀

上國之光沾沾自喜以爲庶幾不負此遊也遠
覽未周返棹至豫章停舟南浦縱目西山玩
奇挹秀計此地爲至人淵藪也低回留之不

能去遂捨舟就舍因而赴見
建安王荷不鄙許之以長揖賓序設醴驩甚
王乃移席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君子辱臨
吾地未嘗不請而友且敬之太西邦爲道義
之邦願聞其論友道何如竇退而從述曩少
所聞輯成友道一帙敬陳於左

友論題詞

蓋自陳雷葭聞而公叔絕交始有激論以予所
覩利山人集友之益大哉胡言絕也班荆傾蓋
結帶之權詎惟是昔人有之管鮑慶廉迄于今
日此誼故多烈云少陵詩曰翻手作雲覆手雨
紛紛輕薄何須數殆卽伐木乾餼之刺用以示
誠則可倘執五交三疊而概謂四道終不可幾
于世也當不其然

丁未新秋日朱廷策銘常父題于寶書閣

高寄齋訂正友論

大西域山人利瑪竇 集

中尊盧居士朱廷策

校

三竺道人陳邦俊

利瑪竇曰吾友非他卽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
當視友如已焉

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其心一而已
相須相佑爲結友之由

孝子繼父之所交友如承受父之產業矣

時當平居無事難指友之真偽臨難之頃則友之情顯焉蓋事急之際友之真者益近密偽者益疎散矣

有為之君子無異仇必有善友

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後宜信

雖智者亦謬計已友多乎實矣

愚人妄自侈口友似有而還無

智者抑或謬計友無多而實少

友之饋友而望報非饋也與市易者等耳

友與仇如樂與鬧皆以和否辨之耳故友以和

為本焉以和微業長大以爭大業消敗

樂以導和

鬧則失和友相和則如樂仇不和則如鬧

在患時吾惟喜看友之面然或患或幸何時友

無有益憂時減憂欣時增欣

仇之惡以殘仇深於友之愛以恩友豈不驗世

之弱于善強于惡哉

人事情莫測友誼難憑今日之友後或變而成

仇今日之仇亦或變而為友可不敬慎乎

徒試之于吾幸際其友不可恃也

脉以左手驗耳左手不幸

際也

既死之友吾念之無憂蓋在時我有之如可失

及既亡念之如猶在焉

各人不能全盡各事故上帝命之交友以彼此

胥助若使除其道於世者人類必散壞也

可以與竭露發予心始為知己之友也

德志相似其友始固

交也双又耳彼又我我又彼

正友不常順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順之無理

者逆之故直言獨為友之責矣

交友如醫疾然醫者誠愛病者必惡其病也彼

以揀病之故傷其體苦其口醫者不忍病者

之身友者宜忍友之惡乎諫之諫之何恤其

耳之逆何畏其額之感

友之譽及仇之訕並不可盡信焉

友者於友處處時時一而已誠無近遠内外面

背異言異情也

友人無所善我與仇人無所害等焉

友者過譽之害較仇者過訾之害猶大焉友人譽我

我或因而自矜仇人訾我我或因而加謹

視財勢友人者其財勢亡即退而離焉謂既不

見其初友之所以然則友之情遂渙矣

友之定於我之不定事試之可見矣

爾為吾之真友則愛我以情不愛以物也

交友使獨知利已不復顧益其友是商賈之人

耳不可謂友也小人交友如放帳惟計利幾何

友之物皆與共

交友之貴賤在所交之意耳特據德相友者今

世得幾雙乎

友之所宜相宥有限友或負罪惟小可容友如犯義必大乃棄

友之樂多於義不可久友也

忍友之惡便以他惡爲己惡焉

我所能爲不必望友代爲之

友者古之尊名今出之以售比之於貨惜哉

友於昆倫邈故友相呼謂兄而善於兄弟爲友

友之益世也大乎財焉無人愛財爲財而有愛

友特爲友耳

今也友既沒言而諂諛者爲佞則惟存仇人以

我聞真語矣

設令我或被害於友非但恨己害乃滋恨其害

自友發矣

多有密友便無密友也

如我恒幸無禍豈識友之真否哉

友之道甚廣濶雖至下品之人以盜爲事亦必

以結友爲黨方能行其事焉

視友如己者則遐者邇弱者強患者幸病者愈

何必多言耶死者猶生也

我有二友相訟於前我不欲為之聽判恐一以我為仇也我有二仇相訟於前我可猶為之聽判必一以我為友也

信於仇者猶不可失况於友者哉信於友不足言矣

友之職至於義而止焉如友寡也予寡有喜亦寡有憂焉

故友為美友不可棄之也無故以新易舊不久

即悔

既友每事可同議定然先須議定友

友於親惟此長焉親能無相愛親友者否蓋親

無愛親親倫猶在除愛乎友其友理焉存乎

獨有友之業能起

友友之友仇友之仇為厚友也

吾友必仁則知愛人知惡人故

我據之

不扶友之急則臨急無助者

俗友者同而樂多於悅別而留憂義友者聚而
悅多於樂散而無愧

我能防備他人友者安防之乎聊疑友即大犯
友之道矣

上帝給人雙目雙耳雙手雙足欲兩友相助方

為事有成矣

友字古篆作友即兩手也可有
而不可無朋字古篆作羽即兩
牙也鳥備之方能飛古賢
者悅朋友豈不知是耶

天下無友則無樂焉

以詐待友初若可以籠人久而詐露反為友厭
薄矣以誠待友初惟自盡其心久而誠孚益
為友敬服矣

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
以勢利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
恃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先貧賤而後富
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友而友或疎我也

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
疎而我遂自處於疎也

夫時何時乎順語生友直言生怨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
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

君子之交友難小人之交友易難合者難散易
合者易散也

平時交好一旦臨小利害遂爲仇敵由其交之

未出於正也交既正則利可分害可共矣

我榮時請而方來患時不請而自來夫友哉

世間之物多各而無用同而始有益也人豈獨
不如此耶

良友相交之味失之後愈可知覺矣

居染廛而狎染人近染色難免無污穢其身矣
交友惡人恒聽視其醜事必習之而浼本心

焉

吾偶候遇賢友雖僅一抵掌而別未嘗少無裨
補以洽吾為善之志也

交友之旨無他在彼善長於我則我效習之我
善長於彼則我教化之是學而即教教而即
學兩者互資矣如彼善不足以效習彼不善
不可以變動何殊盡日相與遊謔而徒費陰
影乎哉無益之友乃偷時之盜偷時之
損甚於偷財財可復積時則否
使或人未篤信斯道且修德尚危出好入醜心

戰未決於以剖釋其疑安培其德而救其將
墜計莫過於交善友蓋吾所數聞所數觀漸
透於膺豁然開悟誠若活法勸責吾於善也
嚴哉君子嚴哉君子時雖言語未及怒色未
加亦有德威以沮不善之為與

爾不得用我為友而均為嫵媚者
友者相褒之禮易施也夫相忍友乃難矣然大
都友之皆感稱已之譽而忘忍已者之德何

歟一顯我長一顯我短故耳

人人不相愛則耦不為友

臨當用之時俄識其非友也愍矣

務來新友戒毋誼舊者

友也為貧之財為弱之力為病之藥焉

國家可無財庫而不可無友也

仇之饋不如友之棒也

世無友如天無日如身無目矣

友者既久尋之既少得之既難存之或離于眼

卽念之于心焉

知友之益凡出門會人必圖致交一新友然後

回家矣

諛諂友非友乃儉者儉其名而僭之耳

吾福祉所致友必吾災禍避之

友既結成則戒一相斷友情情一斷可以姑相

著而難復全矣玉器有所黏惡于觀易散也

而寡有用耶

醫士之意以苦藥瘳人病諂友之向以甘言長

人愆

不能友已何以友人

智者欲離浮友且漸而違之非速而絕之

欲以衆人交友則繁焉余竟無冤仇則足已

彼非友信爾爾不得而欺之欺之至惡之之效

也

永德永友之美餌矣凡物無不以時久爲人所

厭惟德彌久彌感人情也德在仇人猶可愛

况在友者歟

歷山王

大西城古總王

值事急躬入大陣時有弼臣止

之曰事險若斯陛下安以免身乎王曰汝免

我於詐友且顯仇也自乃能防之

歷山王亦冀交友賢士名爲善諾先使人奉之

以數萬金善諾佛而曰王貺吾以茲意吾何

人耶使者曰否也王知夫子爲至廉是奉之
耳曰然則當容我爲廉已矣而麾之不受史
斷之曰王者欲買士之友而士者毋賣之

歷山王未得總值時無國庫凡獲財厚頒給與
人也有敵國王富盛惟事務克庫譏之曰足
下之庫在於何處曰在於友心也

昔年有善待友而豐惠之將盡本家產也傍人
或問之曰財物畢與友何留於已乎對曰惠

友之味也

別傳對曰留惠友之冀也
也意俚異而均美焉

古有二人同行一極富一極貧或曰二人爲友

至密矣竇法德

古者名賢

聞之曰既然何一爲富

者一爲貧者哉

言友之物皆與共也

昔有人求其友以非義事而不見與之曰苟爾
不與我所求何復用爾友乎彼曰苟爾求我
以非義事何復用爾友乎

西土之一先王曾交友一士而腆養之於都中

以其為智賢者日曠弗見陳諫即辭之曰朕乃人也不能無過汝莫見之則非智士也見而非諫則非賢友也先王弗見諫過且如此使值近時文飾過者當何如

是酌亞是北方國名俗獨多得友者稱之謂富也

客方所西國王名以匹夫得大國有賢人問得國之

所行大音曰惠我友報我仇賢曰不如惠友而用恩俾仇為友也

墨臥皮古聞士者折開大石榴或人問之曰夫子何

物願獲如其子之多耶曰忠友也

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未三月望大西域山人

利瑪竇集

是既無寶集

俗稱多得友者稱之謂富貴也

萬曆二十三年歲次己未三月望大西魁山人

醉臥蘇吹其子之妾報曰忠文也 不如惠友

墨烟史士音淋開大西魁人問之曰夫于何

本山人智

木几冗談

寶顏堂訂正木几冗談

青浦 彭汝讓 欽之 著

萃亭 顧 謏 山子

校

樵李 錢士昌 聖瑞

半窻一几遠興閒思天地何其寥濶也清晨端

起亭午高眠胸襟何其洗滌也

軒冕而敬偽也匿就而愛私也

清淨內常近一團天理鬧熱處便着千種塵囂

木几冗談

木几冗談

明 彭汝讓 著

窮而窮者窮于貪窮而不窮者不窮于義不窮
而窮者窮于蠢不窮而不窮者不窮于禮是
故君子貧而知義富而知禮
行潔者入市而闔戶行濁者闔戶而入市
義則捉襟見肘不妨爲富不義則高車駟馬不
失爲貧
醉者不貴公卿乃知醉之勝不醉也風者不避
王侯乃知風之勝不風也

非子卿之暴少卿不得爲知己非蔡澤之說范
睢不得爲知幾
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猶惡盈而况于
人乎

諾而寡信寧無諾予而喜奪寧無予
所不可忍者分美一杯之言所不可誨者爲官
天爲私之問所不可信者分香賣履之爲所不
可釋者燭影斧聲之事所不可解者狄梁之

德武墨所不可及者諸葛之事劉禪
天者偶然也休咎徵應若形影聲響畫矣休咎
徵應不若形影聲響謬矣是故天之道無有
無無無無有無無無貧富天壽窮通得喪天
也偶然也偶然言天至矣

自多其名其名不足自多其富其富不足自多
其能其能不足良賈深藏若虛諒哉

窻裏投蠅有得多少世界隙中過騎有得多少

光陰

魚嗜餌而餌亡猩猩嗜酒而酒亡士嗜祿而祿
亡士卒嗜戰而戰亡是故晉敗于馬蜀敗于

山

醉者墮車神氣不傷真全也嬰兒入林豺虎不
食無恐也養吾之形若醉若嬰兒至人矣

蘇子瞻四十餘年奔走瘴厲之鄉食芋飲水其
詩云海南萬里真吾鄉只此亦寧常情易及

事忙不及寫大一字人以爲笑談今文章家一
句可盡而蔓延篇什猶歉然若未達旨趣何
異此可笑也
臭腐之物蠅頭嘬之窮境僻壤必到氣味投也
權要之門奔走若市其蠅頭乎其臭腐乎
釋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云常清常淨便見
天尊儒云塗之人皆可爲堯舜悟也悟之義
大矣

唐文自八代以來綺麗極矣昌黎矯之李翱諸
人擅其聲唐詩自六代以來纖弱極矣子昂
矯之李白諸人擅其聲故朴者朴雕者亦朴
雕者雕朴者亦雕
人之德我讐我直至公待之以德報怨過矣一
飯必酬睚眦必報隘矣唐睢曰公子有德于
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于公子願公子勿忘
蓋勳與蘓正和有隙梁鴻欲殺正和勳白之

正和得免欲請勲謝勲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正和也絕之如初蓋庶幾哉
桓譚稱揚雄太玄可以準易稱蔡邕曠世逸才使雄終其身無擔石邕為議郎奏曹程諸人不法論棄市當其時而死豈不大快

多富貴則易驕淫多貧賤則易局促多患難則易懼多酬應則易機械多交游則易浮泛多言語則易差失多讀書則易感慨

夫鵲之聲人情喜之夫鴉之聲人情惡之夫鴉為鵲聲人情愈惡之猗與王莽藏金籐自擬周公且何異鴉之效聲鵲也

名利之場雖千里外矣爭之如市伯夷成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真萬古名言

秦法連坐棄灰子房博浪一擊大索十日不獲大奇矣良遇黃石公于圯上班馬並以黃石

公爲鬼神非也蘓子瞻曰黃石公古之隱君
子也

凡作文須養得一塊雄厚之氣下筆拈來自成
一篇好議論昔人謂李商隱爲獺祭魚楊大年爲
衲被果然
蔡中郎入吳得王克論衡秘玩以爲談助嘗置
帳中隱處後王朗爲會稽守得其書亦秘玩
之其文不逮南華遠甚而問孔刺孟諸篇更

是迂誕二子固非識士

公孫弘布被脫粟不免爲曲學郭汾陽聲樂滿
座寇萊公溷廁燭淚成堆不失爲名賢
謗人者受謗者並傾危之士諛人者受諛者俱
側媚之夫

司馬光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只一語了却一
生
有穴居野處而後有宮室棟宇有茹毛飲血而

後有滌澹醴醕有木葉樹皮而後有文繡羅綺有六畫結繩而後有書契文字有男女無別而後有同牢合巹凡物其有道乎道其有大始乎
造詣不盡者天下之人品讀不盡者天下之書夫人有志于功業者有志于山林者巢許不能爲管晏管晏不能爲巢許性也故曰鳧脛續之則悲鶴脛斷之則憂

責操觚以矛戟何異遊魚于木也責荷鋤以俎豆何異放獮于水也

多躁者必無沉毅之識多畏者必無踔越之見多欲者必無慷慨之節多言者必無質實之心多勇者必無文學之雅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名言也老子曰甚愛則大費多藏則厚亡旨哉行住坐臥不離這個這個是何物佛謂舍利子

也道謂玄同也儒謂道也一言蓋三教宗旨
燎原之火星星也干霄之木菁葱也故曰圖大
于微知著于細
知白守黑知雄守雌老氏法門也堅磨不磷白
涅不淄孔氏法門也老氏履其險孔氏行其

易

夫學者必有專默精誠之功然後事事可做位
天地育萬物亦自可做夫藝亦然百工而兼

為雖工倕無益荀子曰行岐路者不至誠然
天地之道盈者消虛者息然忘其為消息也江
河之道高者與卑者取然忘其為與取也彼
沾沾之惠察察之智角角之能隘矣
土之積也則為丘水之積也則為河行之積也
則為聖

芝蘭之在谷不聞而自香腥膻之在市不聞而
自臭

班輸作雲梯可以乘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孔明作木牛流馬能飛芻挽粟皆古之異人

楊太尉致大鳥之異寇萊公感雷陽之竹韓文公馴鱷魚之暴司馬光隧碑毀磨大風走石皆正氣之應

古之所為文者在創造今之所為文者在模擬古之所為詩者在情致今之所為詩者在聲

響

徒木非信也姑息非仁也喑啞叱詫非勇也繁縟非禮也割股非孝也故田橫非義也仲子非廉也豫讓非忠也

嗜欲者語之富貴利達則悅語之貧賤憂戚則拂衣而去好名者語之誇大參靡則悅語之恬淡隱約則拂衣而去故曰魚相忘乎江河人相忘乎道術

夫海日以石激之弗怒能容也夫呂梁其石嶙
嶙其水沸沸不能容也

不善謀者適其事善謀者逆其機善乎孟軻之
于齊宣王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
乎善乎惠盎之于宋康王也曰臣有道于此
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也曰
臣有道于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
敢擊也曰臣有道于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曰

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驩然其欲愛
利之也善乎李斯之于秦王也曰四君者皆
客之功客何負于秦也善乎左師觸龍之于
秦太后也曰甚于婦人也

賈生吊屈原一賦其意悲其辭激矣令任之公
卿未必舉炎漢而三代之宜帝之謙讓未遑
也

譽人者則欲升諸天譖人者則欲墜諸壑是以

天下無信史

好譽者常謗人市恩者常奪人其傾危一也
執盈王者弗失以縱步失之馳峻阪者弗失以
康衢失之敬與不敬固如此

大禹盜天地開闢之利后稷盜天地樹藝之利
周公盜天地制作之利其盜善矣后世若阡
陌緡錢間架權酷商車兩稅青苗何異向氏
之盜也

廉頗善飯馬援矍鑠李靖雖老猶堪一行不幾
于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乎

韓非子與李斯俱師事荀卿矣韓非子曰論其
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惡則以爲嘗已卽
荀卿致亂而欲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
之賢已也李斯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卽荀卿不積
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河也

學問故有原委

蘓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羸滕
履躄負書擔囊至家妻不下衽嫂不爲炊父
母不與言至佩六國相印昆弟妻嫂側目不
敢仰視嗟乎侈富貴而輕貧賤自家人父子
然矣

屈原之沉汨羅賈誼之徙長沙楊雄之投閣潘
岳之取危陸機之見殺所謂蘭煎以膏翠拔

以文

涔蹄之水必無掉尾之魚苛猛之朝必無絃歌
之俗

自視之則見借人視之則不見自視明也視于
無形至明也自聽之則聞借人聽之則不聞
自聽聰也聽于無聲至聰也

治治世而用重典治亂世而用輕典譬如拯溺
而錘之以石救焚而投之以薪

衡無心輕重自見鏡無心妍媸自見吾心之品
隲鑒藻如衡鏡公矣

太公少貧賣漿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
敗士之未遇如此

王莽藉口于周公終南藉口于善卷延年藉口
于伊尹新法藉口于周官皆小人而無忌憚
者

因喜用賞賞不必當因怒用罰罰不必當故王

者無私喜無私怒然後賞罰平

晏子治阿三年治之以治景公不說復治阿三
年治之以不治景公乃致賞嗟乎世所謂治
者以不治治之也世所謂不治者以治治之
也

賈生之見忌以諸大臣不悅而後絳侯之言入
晁錯之見殺以諸侯王不悅而後袁盎之諧
行語云衆口銷骨三人成虎不可弗辨也

學問之道惟虛乃有益惟實乃有功

爵祿可以榮其身而不可以榮其心文章可以

文其身而不可以文其行

大道之世上下無貳心直道行也無道之世上

下有携志直道不行也

木几元談終無味然然對實信平

藏之齋

席上腐談

寶顏堂訂正席上腐談卷之上

元

林屋山人俞琰著

讀書臺主人陳繼儒校

繡水後學李肇亨訂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
在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栖木食木鷹
鷂之毛猶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
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

而利於走下右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
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
也水類出水卽死風類入水卽死然有出入
之類者龜蟹鵝鳧之類是也

牛順物乘

風順

而行則順馬健物遡逆風而行則

健書

費誓云馬牛其風春秋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
及蓋馬牛奔逸則各自從風而行也

北地馬羣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而
不入他羣易之坤卦云利牝馬之貞蓋謂此也
今人稱婦人爲媽也亦是此意蟻亦不入他羣
故呼爲馬蟻一名玄駒

瑣碎錄云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
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
風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
之果然嚮見一書云耳今忘其書之名

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在山南爲
陽在山北者爲陰仲冬日南至仲夏日北至皆
日光之所及也是故木之面南者在水則面向
上
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何也
肝實而肺虛也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
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鳥木虛實之
相反也

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右爲雄
右掩左爲雌張華博物誌亦載此說陶隱君曰
鳥之雌雄難別舊云其翼左覆右是雄又燒毛
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魏伯陽參同契云男生而伏女偃一作仰其軀非
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本在交
媾定制始先褚氏遺書云陽氣聚面故男子面
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

走獸溺死伏仰皆然

素問云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注云壁窓戶牖兩
面伺之皆承來氣衝擊於人是則出入氣也以
物投井及葉中翩七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
漑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爲無升氣而不能降
也空瓶小口頓漑不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
故曰升降出入氣無不有予幼時有道人見教
則劇燒片紙納空瓶急覆於銀盆水中水皆湧

入瓶而銀盆鏗然有聲蓋火氣使之然也又依
法放於壯夫腹上挈之不墜卽如銅水滴捻其
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滴修養家存神於泥丸則
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也
房中術所謂手按尾閭吸氣嚥津雖得其緒餘
而亦不泄

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鼻中氣陽時在左陰
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

是也

馬痛死者不可食食之殺人而肝爲甚醫書云馬火畜也有肝而無膽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史記云秦繆公亡馬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馬肉者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予近見里人葛恒齋食馬肉酒傷以煮酒入鹽飲之而愈然則酒誠可以解馬毒也

左氏傳云國狗之瘕無不噬也杜預註云瘕狂也宋書云張收嘗爲獠犬所傷食蝦蟇膾而愈獠居例反亦作獠征列切狂犬也或謂杏仁亦可以治犬傷

內則云狼去腸狸去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鄭氏云皆爲不利人也左氏傳云晉侯夢楚子伏已而盥其腦子犯口吉吾且柔之矣杜預註云腦所以柔物令人熱皮必用

席上腐談卷上
五
猪腦欲其柔也昔有人食猪腦一具其年手足
軟弱不能下榻遂成癱瘓乃知內則與左傳之
說皆不誣矣

魚去乙鄭氏註云魚體中害人者東海鱖魚有
骨名乙在目傍狀如蒙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
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
予謂鄭玄謂乙爲魚骨爾雅則以爲魚腸皆以
其爲如篆書乙字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

乙非腸矣乃魚骨也

唐詩云杜宇呼名語巴江學字流蓋以江勢曲
折如巴字或謂蛙形象蚯蚓形象之此皆魚骨
象乙之意也陸龜蒙謂鴨能言能自呼其名或
謂自呼其名者鴨鵲猫狗亦皆能之豈特鴨與
杜宇

燐火俗謂之鬼火兵死及牛馬之血曰燐螢火
亦曰燐其明皆如火而非火也吾家舊有老僕

素不信鬼隨先人往無錫青陽匯收租夜見鬼
火無數騰^七而來衆驚走獨老僕乘醉趨前撲
之乃石楠葉之濕者予嘗夜坐水亭雨初霽見
草間有光遂起而拾之乃一濕蝦殼
葉玉岩云嚮在五臺山中夜間見濕松皮有光
呼從者拾滿一布囊蓋將持歸遺江南親戚故
舊以示希有數日後視之則乾而無光矣笑而
棄之

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
有禮貌設几不猗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
則折俎相與共食

古之素積卽今之細摺布衫也荀子云皮弁素
積楊倞註云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感其
腰中故謂之素積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千二百
縷蓋細布也

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註云織染絲織之釋文

云織音志今訛爲注遂稱織絲爲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寫爲苧絲則又轉訛矣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毼子謂毛之細者毼溫柔貌書堯典云鳥獸毼毛是也今訛爲紫茸
函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氏云褐毛布也
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卒歲愚按孟子云視刺萬乘之君如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之君亦言貴賤之殊耳褐乃編臬粗短衣不黃不皂賤

者之服非毛布也褐字從衣毼字從毛鄭氏說以褐爲毼遂云褐毛布也毛布乃今之斜毼價貴於苧麻多矣此豈賤者之服

今之蒙衫卽古之毳衣蒙謂毛之細軟貌如詩所謂狐裘蒙之蒙俗作毼其實卽是毛衫毛訛爲蒙匕又轉而爲毼

氈之異名曰毛席毯之異名曰毛褥猶竹笠呼爲竹巾東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張衡四愁詩

云美人贈我氍毹氍服虔通俗又云織毛褥謂
氍毹細者謂之毹毹毹者施大床之前小蹋
床之上蹋而登床者

漆器有所謂犀皮者出西毘國訛而爲犀皮桂
槩者出巔槩國訛爲桂槩以此推之氍毹恐卽
是渠拽國名音同而字不同耳西毘亦卽是織
皮國名訛而爲西毘也渠拽織皮出書禹貢
僕頭起於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僕頭僕字

音伏與僕被之僕同今訛爲僕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蓋以紅綃轉
其頭卽今之抹額也帕首僕頭本只是一物今
分爲二物

唐人僕頭初以皂紗爲之後以其軟遂折桐木
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舉容頭以爲起於魚朝恩
五代相承用之至宋乃易以藤織者仍易以紗
後又易以漆紗周武所製不過如今之結巾就

垂兩角初無帶唐人添四帶以兩角垂前兩角
垂後宋又橫兩角以鐵線張之庶免朝見之時
偶語近時涼縞巾以竹絲爲骨如涼帽之狀而
覆以皂紗易脫易戴夏月最便以此見中頭之
製亦是展轉畚騰故其樣古今不同如此
嚮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
靴形想卽是今之罍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
後魏柘拔之名易柘爲柘易拔爲枝

琵琶又名聲婆唐詩琵琶字皆作人聲音弼王昭
君琵琶懷肆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
不似今訛爲胡撥四

感粟二字函詩說文感作畢朱晦菴曰算策元
名悲粟言其聲悲壯也悲感畢三聲皆相

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古之錯卽今
之磋也千箇反北人讀錯作去聲南人讀錯作

入聲其實一也

鬚眉荀子作頰麋楊倞注云麋與眉同髭鬚亦作茲疏荀子云龍茲劉向列女傳云龍疏火席名也楊倞云茲與髭同一作鬚龍茲卽龍疏疏鬚聲相近也

郊特牲云筦簞之安而蒲越藁鞞之尚左氏傳云大路越席越戶括反金錢塘市肆所賣蒲合卽越也以越爲合聲之訛耳

拂水車拂也楊倞以爲遶枷枷乃打稻器非拂

也

古之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卽今之承落也

崔豹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初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又曰羊溝謂羊喜舐觸墻垣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愚謂今人以水溝在庭內不可見者爲陰溝在庭外可見者曰陽溝

吳人指積薪曰柴積音祭卽周禮天官委積之積

鄭氏云委積謂牢米薪芻釋文云積子賜反今訛

爲祭以委積停留日祭留

禮記云天無二日孟子亦云天無二日乃若春秋左氏傳云天有十日蓋謂十幹甲至癸也列子乃云堯時十日並出莊子淮南子又從而附益其說雖皆寓言不亦過乎或者曰亦有兩日並出而相闔者載之信史不可謂無也予曰不然唐乾符六年十一月兩日並出而闔此必日初出時水中映日蕩搖上下不定遂成兩日之

相摩天安得有兩日

二十八宿有房日兔畢月鳥丹書云鳥月兔蓋謂日月之交也易以離爲日陽中有陰也坎爲月陰中有陽也

張橫渠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也兔四足漢張衡以爲陰類其數偶鳥有三跡陽之類其數奇愚謂兔自屬日所謂月中兔者月中之日光也丹家借此以喻神入氣中猶日光照入月內

乃着鬼于月以爲法象故其說有云者月者藥也世俗遂謂月中有搗藥鬼妄矣今於數百步之外觀山上行人如白蟻之小及過數十里外山亦不見何況地去天數萬里之高遠安能見月中之鬼哉月中果有鬼可見則不知此鬼何等樣之大小也

張衡謂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之 以奔月是謂蟾蜍劉昭盛稱張衡天文之

妙而張衡論姮娥與蟾蜍如此得非承前人之繆乎

晉志云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區車占星儀音今

謂月中女名嫦娥因又名日月爲羲娥謬之甚矣謂月中常娥者妄也又謂有廣寒清虛之府則又妄之又妄矣

月中有蟾兔桂樹之說皆妄也然戰國時已有是說矣楚辭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

而顧菟在腹朱晦菴云菟與兔同世俗桂樹蟾
光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
相照而地居其中故日月微黑處乃鏡中大地
之影略有形侶而非直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
破千古之惑

宋蒼梧王使揚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
不見當殺汝遂爲玉夫所弑織女乃經星萬古
不移豈有渡河之時蓋丹家運夾脊之氣上升

竄齋頂中謂之黃河逆流又以任督二脉爲天
河因以牛女喻身中之陰陽交媾爾杜子美天
河詩乃有牛女年年度言曾風浪生之句張文
潛七夕歌形容織女一宵之歡以爲猶勝常娥
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大抵騷人才士嘲風
詠月不過一時之嬉耳寧復揆之以理織女星
名也安有機杼之具武后夕得金梭于庭乃宮
人爲之耳猶真宗之得天書天有書乎乃王欽

若之徒爲之耳

黃河出于地上崑崙山東流至于磧石故夏禹導河自磧石而始天河自在天上隨天運轉晝定不定豈得與黃河相接李太白乃云黃河之水天上來太白蓋以崑崙山爲天上也天河與海霄壤高下之不同豈乘槎可到張華博物志乘槎入天河見牽牛織女星可見其誕也列子謂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儒者譏其誕

天未嘗有缺縱有缺豈煉石可補况天體運轉不停從何而措手譏之誠是也殊不知五色石以喻五臟之氣耳養生之法潛神內視則五臟之氣聚於丹田自丹田熏蒸達于腦中腦爲崑崙居上象天補天卽黃庭經所謂填腦所謂欲不死修崑崙是也江東采石世俗相傳女媧補天煉五色石于此故各采石以訛傳訛

女媧氏繼伏羲氏之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爲古

聖女乃伏羲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夫氏
名女媧猶國女直又如左氏傳所謂女艾莊子
子所謂偶女高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哉
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卽厚也古字后厚
通用也揚州后土夫人祠塑后土爲婦人像謬
矣月令云其神后土注云顓頊帝之子孫祭法云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
祀以爲社左氏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

土此豈婦人哉古者天子稱元后諸侯則爲羣
后若以后土爲婦人則后嬖后稷亦可爲婦人
乎

朱晦菴曰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極
無義理愚按西漢郊祀志天地合祭位皆南嚮
同席共牢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嚮亦同席共
牢蓋取乾父坤母之義此時未有塑像不敢設
位爾乃若山川之神與天地神祇本皆無形今

唐書卷之十一
三
塑東嶽神爲帝者像又塑后夫人像以爲之妻
妾則不知其娶何氏爲妻買何氏爲妾也
郡有土地廟曰城隍廟以其在郡城之下也古
者鑿土以築城而城下之地無水曰隍有水曰
池易曰城復于隍謂泰之上六極則必反逆倒
轉爲否之初六亦猶城圯而其土復填于隍也
蓋有城則有隍縣無城而稱其土地廟爲城隍
廟何耶

呂氏春秋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夔之一足信
之乎孔子對曰調六律和八音惟一人則足矣
愚謂哀公所問蓋以夔爲獨脚鬼也或稱軒轅
有四目唐堯有八眉道聽途說之不實街談巷
語之失真皆此類也東漢曹褒傳云章帝語班
固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必古有是語與孔
子答哀公之意同夔乃虞舜時典樂教胄子者
哀公以夔爲獨脚鬼也寃哉獨脚鬼乃山魃見

席上履談卷之十一
道家烟蘿子圖連肢一隻脚故唐詩有山鬼趨
跳惟一足之句豈可以夔爲鬼物者哉
孔叢子曰土石怪夔罔兩國語云木石之怪夔
蝸蝸未有所謂一足之說莊子乃云夔之一足
其行踰踔注云夔一足獸如牛無角聲如雷黃
帝殺之以皮冒鼓聲聞五百里怪哉
東漢西南夷徇國乃黃帝時槃瓠之種槃瓠之
說甚怪而可笑蓋理之所必無也理之所必無

惟可與燭理之明者道庸人孺子不必與之辯
也大抵語怪者多託以黃帝時事昧者以爲信
然識者之所不取也

大孤山狀如一隻履小孤山狀如一瓣香相對
有彭浪磯今以小孤山爲小姑彭浪爲彭郎謂
彭郎娶小姑爲妻江行者過其廟皆致敬也
温州有土地杜拾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州
人迎杜拾姨以配五撮鬚合爲一廟杜十姨爲

誰乃杜拾遺也五撮鬚爲誰乃伍子胥也少陵
有靈必對子胥笑曰尔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爲
十姨豈不雌我耶

近見廉司李裕僉事云江陵北有奉甲站初不
曉奉甲爲何義詢之父老乃言春申君所居春
訛爲奉申訛爲甲也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
而牛王居其中問牛王爲何人乃冉伯牛鳴

乎冉伯牛乃爲牛王

真武卽玄武宋避祖諱改玄爲真夫玄武乃斗
牛女虛危室壁七宿位居北方屬水江南人家
祀之以厭火災如漢武帝柏梁殿飾以蚩尾蚩
乃海器水之精也水能克火因置此像又如徐
州黃樓黃土色土所以勝水也

朱晦菴曰真武非是有一箇神人被髮者蓋只
是玄武所謂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亦非是有四

箇物以角星爲角心星爲心尾星爲尾是爲青
龍虛危星如龜騰蛇在虛之下故爲玄武真宗
時諱玄字故改爲真參星有四脚如虎故爲白
虎翼星如翼軫星如項下索井星如冠故爲朱
雀盧仝詩頭戴井冠揚子雲言龍虎身龜正是
如此

玄武卽烏龜之異名龜水族也水屬北其色黑
故曰玄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其實只是身龜

一物耳北方七宿如龜形其下有騰蛇星蛇火
屬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之交遂繪爲龜
蛇蟠蚪之狀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爲龜蛇
二物

賈秋壑會客食鱉一客不食鱉問之則曰奉祀
真武秋壑曰真武之龜不可以爲鱉也龜鱉不
辨何以治民客乃求郡者也遂不與郡座客同
戲之曰鰻與鯁鱠皆不可食象真武之蛇也蔗

荀亦不可食象真武之旗竿也滿座皆咲秋壑亦咲

韓退之與軒轅弥明石鼎聯句云時於蚯蚓竅鳴作 蒼蠅聲後人乃云茶鼎聲號蚓香盤火度螢句雖工然蚯蚓安得有聲蓋不熟玩韓詩耳退之蓋謂鼎中湯鳴如蒼蠅之聲非謂如蚯蚓之聲也蚯蚓竅乃石鼎之竅如蚯蚓藏身於泥中之竅耳崔豹古今注云蚯蚓一名曲蟾善

長吟於地下江東人謂之歌女謬矣按月令蟻蝮鳴蚯蚓出蓋與螻蛄同處鳴者螻蛄非蚯蚓也吳人呼螻蛄爲螻蛄故諺云螻蛄叫得腸斷曲蟾乃得歌名

晦菴曰今以玄武爲真聖而作真龜蛇於其下已無義理而又天蓬天猷及翊聖作四聖殊無義理

醫家謂肝屬東方木而藏魂肺屬西方金而藏

魄道家乃有三魂七魄之說魂果有三魄果有
七乎曰非也蓋九宮數以三居左七居右也白
玉蟾三龍四虎之說亦猶是蓋太玄以三爲木
四爲金也

蘇子由云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命門其腑三
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三焦皆
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無
形不亦謬乎曾虎臣云按白虎通性情篇謂上

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據此則三焦有形
人矣叔和旣不察而子由亦偶忘之耶愚謂聞
之隱者云三焦卽黃庭也丹書以心火腎火膀
胱火聚于此以猛烹極煨故曰三焦焦乃武火
之謂也沈存中亦云黃庭有名而無形與叔和
之說同然存中亦不知黃庭卽三焦叔和亦不
知三焦卽黃庭與曾虎臣謂三焦有形亦是已
就從白虎通分爲上中下則又非也

丹書云竒經八詠惟任督二脉爲一身陰陽之
海五氣貞元此爲機會任脉起于中極之下以
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屬陰脉之海督
脉起於下極之脛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腦上
顛循額至鼻屬陽脉之海連尾閭壽五百歲爲
白鹿蓋通此督脉者也龜之亦壽然龜能閉息
伏氣蓋通此任脉者也能通此二脉則貫尾
閭通泥丸百脉皆通黃庭經云皆在心內運天

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經卽黃道乃日月往來
之路在人身爲任督二脉乃呼吸往來之路
予曩得一子不哭不乳三日而死不知何疾後
讀醫書保生方三因方皆因兒生不啼不乳蓋
因剪臍帶之時爲風所入自臍以上循胃喉攻
至下脘齒齦當中作黃粟一粒疼不可忍故不
啼不乳但以指甲破之出黃膿一點便啼便乳
後以此法教人凡活數兒矣按素問難經甲乙

經皆云任脉者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関元至咽喉又按朱肱内外二景圖云上下齒縫中間齧交二穴乃任督二脉之會乃知嬰兒初生所以不啼不乳者風入任脉故也木瀆酒肆吳其姓者病精滑不禁百藥不可療予授以一術極簡易但脅腹縮尾閭閉光瞑目頭若帶石卽引氣自背後直入泥丸而後嚥歸丹田不問遍數行住坐臥皆爲之仍教以服既

效方保真丸彼亦不服但行此術不半年後見之疾已愈而顏如桃矣此術亦可療頭風

道家傍門術有鼻吸口吐之說以爲不漏既吐矣安得不漏始不信試之果驗此術亦可療夢遺

世傳三峯採戰之術托黃帝玄素之名以爲容成公彭祖之所以獲高壽者皆此術士大夫惑之多有以此喪其軀可哀也已葛洪喻之爲米

盆盛湯羽苞蓄火或以爲舐刀刃之蜜探虎穴
之子豈不險哉
北夢瑣言載唐相國夏侯孜得彭數之術悅一
媚不能奉承以致尾閭之泄致卒予外祖閻
丘公爲大理評事時得此術兩臉如桃年過七
十竟爲此術所害與夏侯孜無異丹家以爲漏
底脫蓋中年而精力健能吸縮閉固晚年精力
衰不能翁縮閉固是以一夕而傾倒殆盡

夷堅志載吳道人害縣吏之妻而卒爲縣吏所
害道人一死固不足以償數十婦女之命然縣
吏亦善此術蓋嘗害他人之妻者其妻幾爲道
人所害賴有羊羔湯以補之而不死亦幸矣
九華山杜安仁先天大學性命書九篇議論滔
滔儘有講明或者曰此書嘗進呈高廟予觀其
進表有云過以相與者必能濟衰合大過卦枯
楊生稊之道分明是房中術蓋借易以文其說

非清淨無爲之道也

覆山子詹谷注陰符經以奇器爲未用之處女可謂亂道之甚矣又注參同契穿鑿附會是乃魏伯陽之罪人也真西山爲之序其書儒者蓋以之爲異端而不復究其說遂爲所欺

三谷子金丹百問其三十八問云人之生如何分男女陰陽曰男先感而後女應之者必生男也女先感而男後應之者必生女也男女神和

氣順精全卽生端正福壽之人若神傷氣憊精虧者卽生怪狀天薄之人三谷子姓丘名山字安道江右南城人三谷其所居也乾道初遇金華老人得金丹之術遂作此書

雲間儲華谷祛疑說云開氣爲男闔氣爲女一闔一闔男女攸分宜春李玉溪注玉皇心印經云男女稟受同也但感合先後而分陰陽耳褚氏遺書云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裹精二

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
裹血 = 入居本而女形成矣施肩吾鍾呂傳道
集云父精先進母血後行血包于精而爲女母
血先進父精後行精包于血而爲男肩吾蓋祖
褚氏之說與三谷子之說相反不可不辯

予三十年前嘗與燕山溫次霄總管夜語生男
生女之分次霄深取三谷子與儲華谷之說且
曰孫思邈天癸一日二日之說不足取至論白

玉蟾氣血盈虛似月魂之說則證以素問所謂
月始生則血氣始精月郭滿則血氣實月郭空
則經絡虛蓋氣血自月上弦至望則盛下弦至
晦則衰月郭滿魚腦實月郭空則魚腦減蛤與
蟹皆然呂氏春秋與淮南子皆不誣也愚嘗見
士大夫之未得子者每 = 以此語之多有得子
者然育與不育則有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爲
也

醫書載求男法多引用褚氏遺書之說誤人多矣吾鄉一貴公子連得二女其後妾又懷姙貴公子喜而告予曰今必得男吾用褚氏法也予笑曰若用褚氏法當拱聽足下更弄一瓦他日果又生女予告以丘三谷儲華谷之說越一載遂生一男

近會澄江郭伯英閒語中原前輩胡紫山溫次霄郝吉甫因論褚氏遺書之說伯英憮然曰吾爲此書所誤矣伯英蓋亦用褚氏法者也連生六女而弗悟後以語松江張士龍之子可謂以迷指迷矣因告之曰速宜改正之可也伯英曰改正之法當如何予曰陽精先至陰血從而包之陽在內則男形成矣此乾道索坤而成男之謂也陰血先至陽精從而包之陰在內而女形成矣此坤道索乾而成女之謂也伯英聞之笑謝而去

或疑貴公子侍妾滿前得子反少漁郎一夫一婦得子反多何也此理曉然有何難見蓋寡欲乃有子多欲則無子譬調一杯羹鹽恰少則有味鹽多則無味也士大夫欲得子法當節欲否則就枯松而索膏瀝槁竹而求汁欲得子也難矣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未得子者不可不知也然又有一說男允天也女允地也天之雨露未嘗不沾濡也而地有肥磽之不同亦有

生物者亦有不生物者地若瘦瘠或剛鹵或瓦礫而責其不生物是鑄水而改火按藍而求徒爾覬望而已無獲也

東漢書馬勒傳云勒祖偃長不滿七尺常自罪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仇娶長妻仇生勒長八尺三寸世降俗末江南士大夫往往溺于聲色娶妻買妾皆求其稚齒而嬌嫩者故生子皆軟弱多病而夭亡甚而醉以入房神思昏亂

雖得子亦不慧

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駢胎昂胎之兆此褚氏遺書之說也或有無糞門者無產門者何為其然也徐巽胎育產化論云父母大小便急而受胎也其說出衛生經又有頭如雪而肌肉純白者或者以為社日受胎故男曰社公女曰社婆非歟曰非也徐巽胎育感化論云受胎之時母之經水正行榮血泛溢是以成胎

則肌肉色白褚氏謂血充肌膚則身白是也毛髮皆白目視眈二者何也經云毛髮者血之餘又云肝受血而能視今月水方行血耗肝虛毛髮失所潤目精失所養也

先儒云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寶顏堂訂正席上腐談卷之上

終

夫天賦神靈古今一也
又云天賦神靈古今一也
又云天賦神靈古今一也
又云天賦神靈古今一也
又云天賦神靈古今一也
又云天賦神靈古今一也
又云天賦神靈古今一也
又云天賦神靈古今一也
又云天賦神靈古今一也
又云天賦神靈古今一也

寶顏堂訂正席上腐談卷之下

林屋 山人俞琰玉吾

讀書臺主人陳繼儒校

竹懶 居士李日華閱

同養生之學以老氏為宗老子著書曰道德經
同時有程本乃老子之徒孔子與之傾蓋而
語者也其書曰子華子又有文子又有關令
尹喜皆老子之弟子文子之書曰通玄真經

尹子之書曰關尹子其後有列子之書曰冲
虛至德真經莊子之書曰南華真經皆祖老
氏之說其經名乃徽廟褒詔所稱老子著甚
多漢有河上公魏有王弼唐有葉法善宋有
蘇子由王雱近世無錫尤氏老子音訓謂古
本王亦大爲人亦極有理子華子之書靈樞
經內有一段引用其說

文子有默希子注愚觀文子首章云非有道不
可言不可言卽道與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之意
若合符節

關尹子有陳抱一注列子有張湛注莊子有郭
象注成玄英注近有林庸齋老列莊三子口義
列子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愚謂此
語出黃帝書老子所云亦出黃帝書也莊子之
書本於列子蓋發明列子之說者也

黃帝陰符經黃帝素問邵康節以爲戰國時書

託黃帝之名而爲之也愚謂金碧龍虎經黃庭
經恐是魏晉間文章蓋托老氏之名而爲之也
陰符經有李荃注驪山老姥注張果注連高脚
注金陵唐淳李雲峯注儲華谷注朱晦菴亦有
注晦菴曰陰符經恐是唐李佺所爲是他著意
做學他古文何故只因他說起便行於世向以
語呂伯恭亦以爲然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做
自解文字亦可認

龍虎經有王道注黃桐注太虛子注朱晦菴曰
龍虎經乃櫟括參同契而爲之耳蓋因參同契
有古記題龍虎之說遂撰此書如二用無爻位
周流行六虛此言九六二用行于六畫而無定
位龍虎經乃云二用無爻位張翼飛 屈危怪說
向別處去

參同契乃東漢魏伯陽之書葛洪云伯陽作參
同契假借周易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儒者不

知神仙之事反作陰陽注之殊失其大旨然則
晉以前已有人注參同契矣如虞翻注陰長生
注惜皆不傳于世至五代僞蜀真一子彭曉作
通真義以五行解三相類爲五相類誤矣三相
類者太易也黃老也爐火之事也三者之陰陽
造化蓋相類也參卽三也同卽相也契卽類也
蓋自解參同契之義也所謂委時去害與鬼隣
委鬼魏字也鄭煥改鬼爲仙謬矣百一之下邀

遊人間百一之下爲白人乃其旁之立人合之
則伯字也湯遭厄際水旱隔并湯遭旱而無水
易字也厄之厄際爲下合之則陽字也此自解
魏伯陽三字也彭真一注有蜀本有袁本有濟
本有虛一子鄭煥本有汪剛刻置越州蓬萊閣
下本

參同契自彭真一注後有張隨注李抱素注頗
簡略陳抱一注儲華谷注多有發明朱晦菴常

托崆峒道士鄒訢之名爲注鄒卽朱鄒本春秋
邾子之國也又作考異

陶隱居真誥所述多有仙女下降之詩識者之
所不取蓋隱居自爲之辭耳朱晦菴曰真誥末
後道授篇皆是竊佛氏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
而已

唐有吳真節玄綱論司馬子微坐忘論王昌遇
易玄子詩韓道遙內指通玄篇

司馬子微序天隱子云要妙在乎與天地真氣
冥契同運又云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
地之氣偕作此是至妙之術儻三百六十日內
運自己之氣適合天地之氣三兩次則自覺身
體清和異於常時况久久留之則神仙之道不
難至矣

化書乃譚峭所作峭字景升携其書來求齊丘
序齊丘殺景升遂竊其書自名之

入藥鏡乃白鶴山崔帶範所作呂洞賓詩云因
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夏雲峰儲華
谷蕭子真皆有注予觀其書云天應星地應潮
不過謂上下往來爾若泥其說則斗杓每月移
一辰月月不同海潮每日兩至日日相侶二者
安得俱應耶 又謂所謂窮戊巳或謬爲窮戊
癸者遂以癸爲天癸亦猶悟真篇纔見芽生須
急採或以芽生爲癸生是皆學三峯之術者妄

亂改之以證其邪說云耳儲華谷戊癸化火之
說李玉溪坤癸之論蓋欲反邪歸正而強爲之
辭耳

五代時有鍾離寂道指玄三十九章呂洞賓詩
施肩吾靜中吟三任銘西山會真記鍾呂傳道
集

宋有陳希夷指玄篇八十一詩劉海蟾還金篇
亦十四詩陳朝元玉芝詩楊虛純粹論劉希鶴

朗然子詩甯玄子詩張鴻濛還元篇玉鼎悟解
篇張平叔悟真篇薛道復命篇劉高尚法語劉
虛谷還丹篇陳默崇正篇李長元混元篇諸書
惟悟真復命有注
張君房集道藏之書爲雲笈七籤多雜以符咒
行持因果報應之說曾至游子曾慥作道樞舉
諸仙丹詩歌訣如海蟾之還金朝元之玉芝皆
在焉

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沈份續仙傳曾至游
集仙傳易如剛仙傳拾遺陳葆光三洞神仙錄
他如洞仙傳神仙感遇傳其說雖雜然古今諸
仙之名皆載於編

丹家詩詞歌訣如元陽子大道歌曾先生靈源
歌張虛靜大道歌高象先破迷歌吳真節學仙
歌玉鼎破迷歌 處證道歌劉高尚敲爻歌金
華子注洞微子詩又有托古人之名爲之者如

陰君還丹歌三茅君大道歌葛仙翁流珠歌許
旌陽醉思仙歌呂公玄牝歌多有說得分曉處
劉虛谷易傳不過借易以文其說耳非知易者
也是故朱晦菴深詆之

陳谷神了然論詹天錫大易內解王虛白三教
貫一論楊蓬數三五歸一說其說雖繁儘有可
觀

白玉蟾有武夷集上清集玉隆集海瓊集金關

玉鑰集又有留子元問道集彭鶴林問道篇皆
門弟子所編羣仙珠玉集載張紫陽金丹四百
字石杏林還源篇其文辭格調與玉蟾所作無
異蓋玉蟾托張石之名爲之耳陳泥丸翠虛篇
亦是玉蟾所作其首篇數首詩皆元陽子詩其
後紫庭經羅浮吟歸一論與武夷等集如出一
手

玉蟾謝陳泥丸書謝張紫陽書無非張皇其說

然所謂青山暮雲碧潭夜月芭蕉春風之機悟
桐秋雨之秘以論升降浮沉極盡形容之妙彼
所以宛轉爲之假托者蓋欲深取信於當時學
者故爾

玉蟾傳彭鶴林彭傳蕭了真蕭有金丹大成集
發明玉蟾之說所謂七七元來四十八此是玄
玄真口訣者還源篇則曰老汞三斤白真鉛一
點紅四百字則曰老汞三斤白真鉛一點黑蓋

四十八卽三斤永其一卽真鉛也一斤十六兩
卽二八也二八卽金半斤水半斤也卽悟篇所
謂藥物一斤須二八調停火候託陰陽也了真
有一圖以重坎居子重離居午坎一變爲節居
丑再變爲屯居寅離一變爲旅居未再變爲鼎
居申三變爲未濟居酉四變爲蒙居戌是爲朝
屯暮蒙屯下震上坎蒙上坎下艮震動也艮止
也應動靜在朝在暮之說又有廖蟾輝作三乘

內篇沈白蟾作金丹篇皆玉蟾之徒也

許知微先天正宗修真祕訣用十二時之交處
候自序云淳熙間得漢州彭夢遠所傳其後有
蕭觀復丹序寶鑑內象丹旨與知微所傳同
菴塗南子不著姓氏有達源篇嘉熙己亥壽春
魏顯著其書廬山素陽子陳開有正道篇淳祐
二年漢東孟珙廬陵劉元綱皆為作序
永嘉周無所金丹直指寶祐甲寅蜀人楊子政

跋

梅時雜言文之以濂洛之說儘有妙理

張用常真如至命篇慶元戊午回陽子趙彥最
刊板

毘陵霍上谷丹訣有一字玄機叅問七月無錫
尤木石序其書上谷之子巨川又作金丹口訣
直指極論天上有戊己之時與人身戊己相符
蓋謂坎戊離己也在天為日月相望之辰在人

身爲呼吸相含育也

吾鄉糜知府諱箕號隱齋官至奉直大夫有洞陽子明真篇寶祐丁巳刊板于家

雲間有蟾谷子王奎貫靈篇華谷子儲泳解陰符經參同藥鏡悟真四書又作會三集松江有刊板

括蒼道士馮守經有正道篇不曾刊板與王願菴俱受道於曹默菴

宜春李簡易號玉溪子有心印經解悟真指要義皇作用等書又有規十圖付長沙彭石頗簡明並刊于湖南近者江西有翻刊本又有彭石密語并跏趺大坐調元氣歌及注解極分曉末句云記此卽便付丙丁乃下手真口訣也當時彭得之不忍焚遂流落于江湖間得此書者雖不咨問可也

大德戊戌有道友自湘潭來以趙古蟾性命混

一原言卷一
二
沌書示予觀其注雖雜以禪語亦自明白

大德庚子夏壺隱示以金丹又玄篇云是梁九陽所作觀其自序云得之王山賓天台山賓王可道號真常子與夏雲峯陳了空郁蘆菴相倡和山賓有衆妙義集至元辛巳文如心太傳携此書示余係是寫本

永嘉夏元鼎號雲峯註陰符藥鏡悟真三書真西山爲序

瀘川郁蘆菴刊修真四書於羊角洞天其一韓逍遙內旨通玄訣其二陳了空復一篇其三王呆徹舉一篇其四蔣丹房得一篇咸淳庚午蜀人何逢吉序

繼揚陳字道號抱一子有立命篇紹定庚寅白玉蟾跋又注關尹子參同契董矩堂丞相題跋于後

三谷子丘山有金丹百問序云乾道初受道於

金華老人

委羽子指真篇自序云紹定庚寅年作不著姓氏其徒有澄真篇亦不著姓氏

金真教王重陽金真集馬丹陽微語集金玉集譚長真水雲集劉長生仙樂集丘長春蟠溪集鳴道集王玉陽靈光集郝廣寧太古集北方有有刊本總名七真要訓燕山道路邇多刊丹書大德己亥携丁靈陽文集惠予又以馬丹陽語

錄求予序遂爲序其篇端

或曰霍上谷玉蟾谷儲華谷糜洞陽皆知而不爲者也雖有書存乃空言耳予曰不然豈不聞列子之說乎列子云昔人有言不死之道者燕居使人受之而不捷言者死燕居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人諫曰人所憂者莫急於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之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

庸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
已死而猶恨之是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
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雖能行而
無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
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他人問之以其父所
言告之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豈
不能言生術哉

朱晦菴謂季通曰陰君丹訣見廉溪有詩及之

當是此書行此而壽考者乃吃猪肉而飽者吾
人所知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
而實未得嘗之比耶愚四十年前注參同契時
見呂四行八段錦術詫其老健每竊笑之逮今
思之參同契之學實屠龍術不如四平之宰猪
也知而不爲乃晦菴所謂坐談龍肉者爾然學
是學者非屏妻子不可爲也我輩讀聖人書况
有父母存詎敢違天而爲偷生之計哉然於此

嘗夜坐而試之矣蓋亦略知龍肉之味者也豈
不愈於坐談而不知味者乎愚少也多病羸不
勝衣所以苟延殘喘而至今未死亦參同契之
力也

予自德祐後文場掃地無所用心但閉戶靜坐
以琴自娛讀易讀內外二丹書遂成四癖琴之
癖欲以六律正五音問諸琴師皆無荅後得紫
陽琴書南溪琴統與音玉譜始知旋宮之法乃

作周南召南詩譜及鹿鳴皇華等詩弦歌之離
騷九歌蘭亭詩序歸去來辭醉翁亭記赤壁賦
皆有譜琴之癖遂已易之癖集諸儒之說爲卷
一百二十名曰大易會要以程朱二公爲主諸
說之善爲輔又益以平昔所聞於師友者爲周
易集說四十卷易之癖遂已內丹則集漢唐以
來丹詩歌訣一百卷名曰通玄廣見集至元癸
未遇異人授以先天之極玄乃撰參同契發揮

悟真衍義等書其癖亦已外丹則硃砂汞不知
幾成煙焰一夕猛省參同契金以沙爲主併和
以水銀之說世惟有金丹無銀丹也遂碎其爐
皂鉗鑊之屬此癖乃不復作嘗撰爐火監戒錄
今姑舉其畧

周世宗顯德三年召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黃白
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
爲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真宗景德年間朝謁山陵因詔異人左右以賀
蘭歸真聞乃詔對問曰知卿有點化術可以言
之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術願以堯舜之道點
化天下以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王捷汀洲沙人賈販往來江淮間遇異人得燒
金術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捷亟欲獻於
上爲有司所欲從時佯狂遂以此獲罪黥竄嶺
外未幾逋匿京師詣登聞院自稱樞密承旨謝

從權嘗爲嶺南官知其術爲奏得脫軍籍內臣
劉承規以其名聞於上召見與語悅之特受許
州參軍改名中正留止京師前後貢金累巨萬
官至右神武大將軍唐州團練使有老煨工畢
升曾在禁中爲捷煨金其升曰其法爲爐皂使
人隔牆鼓鑄蓋不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以鉄
爲之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輻解鑿爲八片謂鴉
嘴金是也上令尚方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

以賜近臣各一枚餘悉藏玉清昭應宮牌以賜
天下州府軍監各一天慶觀金寶牌卽其金所
鑄也每用蛇崗製煉雄黃所殺蛇蓋不少矣後
因治第掘土見一巨蛇首大如栲栳驚悸得疾
卒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吳郡夫人諸子皆授
殿直捷初得神術不以勢利輒告於人及得祿
賜與所化黃金惟施貧奉道釋而已朝廷舉大
禮又營繕皆以黃金爲獻以助經費國史王中

正傳太史曾鞏所撰也名臣傳琬琰集云咸
平年間捷至南康軍遇異人言姓趙久之又
見於茅山命求鉛汞教以作金法廣陵志云捷
於維揚遇道士相携至五通廟指示靈草傳以
合和密訣大中祥符間嘗撰文報謝廟中舊有
祝文石刻兵火不存至今尚有燒金艸存焉張
文定公詠字復之號乖崖在蜀有術士上謁言
能煨汞爲白金公卽市百兩俾煨一火而成不

耗銖兩公立命工煨爲大香爐鑿其腹曰克大
慈寺殿上公用爐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謝
絕之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與南郡朱某相善朱且
病公視之謂公曰某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
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
之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宋長公
教之義均子弟及宋登第乃以所封藥并其術

還之

胡文恭公肅字武平少善一浮屠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所欲也浮屠嘆曰子之志未可量也

樞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異人得伏火丹砂法以金汞等分結成砂子畏以伏火丹砂煨之成紫磨金未嘗對人言亦未嘗輒

用一錢臨終呼世英語之曰我煨法世惟語韓魏公矣非韓魏公德業之厚於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自當有授汝者然素知我有此法必有妄求之費因語數法不可成寶者又語因觀數人豫此致禍者戒之戒之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爲僧居京師定曆院時曾子宣當軸有堂吏病瘵國醫不能療居視之曰應須我神丹乃取刀圭與服而愈子宣大

驚吏白之幸獲居四郎之丹奪命鬼手子宣使人邀居不能至也使門下之人宛轉啖其僧資給甚備僧一日謁丞相許分竊爲獻子宣喜甚送僧降階僧退揖爲馬臺蹶倒應時折足輿歸數日遂卒

尹和靖先生焯字彥明語門人祈寬云伊川因遠行晚憇一古寺設臥具於佛座前未寢聞若鼠齧聲熟視之果有鼠在佛腹小竅中銜一文

字欲出復入伊川起視之則見佛腹竅中有文字一卷取而讀之乃丹方而其首曰不換世間術伊川過目悉能了其意遂錄一本仍以元紙納竅中後因郊居嘗煨此丹其法火養四十九日乃成煨近三十日遇夜則四野來問之宅中不遺火某等皆見火發如此數四恐驚衆遂取出焚試以粟粒置銀盃中凡丹到處皆成黃金崇寧間孟尚在其金如線圈轉數匝皆丹著處

也其丹半成者封裹於衣箱中以其近怪故終不以告人某嘗乘間問伊川伊川曰此外丹也若人內丹成服之可以長年點化五金不足道也某曰胡不服之伊川曰這箇肚皮裏便着此物晚年許傳此方與一道士未傳而伊川卒後月餘道士至則無及矣

蘇子由龍川畧志云吾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好畫往往足馬入寺循壁

終日有老僧出揖之曰小院近在此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好藥術有一方能以硃砂化淡金爲精金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爾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

陳卿以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卽出一卷書曰此中多名方其一卽化金方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試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乾鍋中煨之鎔卽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淺深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

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而與之陳視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爲之陳姑應之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陳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卿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旣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

然竟病指癱而沒乃知僧言不妄也後十餘年
謫居筠州有蜀僧議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
所至輒與修造所費不貲而不知錢所來又秘
其術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與聰道其
方大類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自
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恙

又云予治平末泝陝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
士持陰真君丹訣石本示余余因問以燒丹事

對曰內丹未成內無以主之則服外丹者多死
譬積枯艸敝絮而置火於其下無不焚者後十
餘歲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道人爲養金丹
其法用紫金丹砂期年乃成公告予曰藥成可
服也余謂公何以知藥成也公曰抱朴子曰藥
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真成也今吾藥
如此以是知其成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謂公
曰吾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

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東坡先生年二十有六初仕岐下有異僧強授
之以化金方既得其術自是緘封之後以授穎
濱先生穎濱亦藏之逮居武昌有親故知之因
扣其術穎濱曰自先兄見授秘之有年矣暇日
當求之巾笥間久之呼求者至出書示之東坡
岐下緘之宛然穎濱乃啓封披其書曰此其是
乎求者欣然曰是矣穎濱卽焚於爐中語求者

曰貧可忍也此寧可爲乎求者愧赧若無所容
倉皇狼狽而去

始蘇查先生得煨硝石法章申公與之爲莫逆
交而法不傳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硝作盂令
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有周旋過而問
其由以飲煎水爲言是僧素知查術曰此伏硝
所成當取永置盂中就火試之果至永死僧更
以爲希世之遇卽往禮謝再三且語其盂之異

復懇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孟用力將
竭可携來爲公加藥爲之僧取孟授查則碎孟
別鎔門臨大河俟硝成汁卽鉗投水中曰我初
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乃懊恨而
歸而查不覺嘗服一鉢而歸之平無益金
方子明道人寓瑞州壽聖寺蘇欒城贈以詩云
水銀成銀利十倍丹砂爲金世無對此人
不肯傳闔戶泥爐畏天戒

子由嘗爲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火炉將
舉火見一大猫據炉而溺須臾不見子由謂神
仙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
遂不敢講

張義方合還丹數年未就遇疾將卒恨不成丸
轉之功命子弟發丹竈二下有巨虺火吻錦鱗
蜿蜒其間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餅餌一粒瘖
瘖而卒

東坡詩云暮年眼力嗟尤在多病顛毛切未華
故作明牕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黃魯直注
云按先生與王定國書云近有惠丹砂少許光
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
以悅神度日又詩云曹南劉夫子名與子政齊
家有鴻寶書不鑄全裏蹄促席問道安遂蒙分
刀圭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稊趙次翁注云劉
夫子豈劉宜翁乎先生在惠州有書與宜翁云

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梨棗者望不惜分惠其書
具在毘陵後集趙堯卿注云劉安世待制字器
之曹南人得養生煉丹術公嘗師之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門往二得小金餅
世傳淮南王藥金有印子篆文謂印子金也襄
陽之間舂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裏蹄金
如乾柿謂之柿子金小說謂麟趾裏蹄乃恭敬
所爲藥金也方家謂萎金和藥最良漢書注亦

云異于他金東坡有物類相感志艸部有煮礪
煮雌等艸蕪客多用之然不得其煮煉之法耳
予嘗閱華嚴經第七十八卷有藥汁名訶宅迦
人或得之以其一兩變十兩銅番成真金有一
僧舉此致語予語之曰問作華嚴經者則知之
僧笑而去予嘗以胆礬少許擦刀頭皆金也意
者訶宅迦其胆礬之謂乎至大辛亥鑄錢時予
在饒州曾見一胆水化鉄成銅但饒州之胆銅

坑所出故成銅蒲州之胆出金坑必能化銅鉄
成金華嚴所謂訶宅迦今人不識之耳佛語必
不妄也瓦石沙土皆可變金乎春渚記聞夢溪
筆談述異志涉世錄皆有瓦石砂土金生薑非
變金之物投轄錄有生薑金蕪菜非變金之物
清異志有蕪菜金不特此也尚書故實有竹葉
金睽車志有江茶金甚而江淮異人錄有握雪
金宣室志有溺金述異志有唾銀果皆有之乎

曰幻也何謂幻詭怪妄誕也
秘閣閒談有所謂鉄釘銀神仙感遇傳有所謂
生鉄銀茅亭客談有所謂銅錢銀崑山集類有
所謂鉛銀邵康節詩云鉛錫點金終屬假愚謂
鉛錫與銅鉄五金之同類固雖是假然其變化
理或然也若瓦石沙土則恐不能至于薑蕨竹
葉江茶不能變化則無是理矣夫薑蕨之類尚
有質雪與唾溺是何物也可謂妄誕之甚矣

清源莊念祖方外志云西蜀估人孫生者販水
銀于長安担夫足跌于棧閣觸山石破其銚
邊挽路傍艸塞之晚抵客舍視之則銚中水銀
皆凝結矣孫生知其爲靈艸所制規欲多取之
促其僕夫飯鞭馱由舊路而去暮登閣道馱驚
失足墜于嘉陵江中

韓清老農何遠春渚記聞臨安僧法堅言有歛
客經于潛山中見一蛇腹脹蜿蜒艸中徐遇一

艸便醫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而去客念此艸必消腫毒之藥就取置篋夜宿旅邸鄰房有呻吟者客訊之云正爲腹脹所苦卽取艸煎湯飲之少頃不復聞聲至曉但聞滴水響呼不應卽起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急挈裘而逃客邸主人及明潔釜將炊飯則釜通體成金矣乃密瘞其骸旣久經赦客方至旅舍乃與主人共語其事

郭雲翼江湖紀聞嘉泰年間吉州禾山寺僧見一蛇擊傷惟頭尾略有動復見一蛇旋繞數匝而去未几復見去蛇銜野艸覆其傷處不踰時二蛇引領同去旣而寺有行童登樹折足僧取此艸覆之并煎湯洗濯令寢靜室旦視惟有枯骨存肉則剝爛無餘煎艸之釜則金釜也僧知此艸可以化鉄成金遂秘其說里人昭州守張某聞之厚禮遺僧欲知此艸僧不言昭州遂令

行童父母訟于官繫僧于獄令人語僧曰若不
言靴終無出期僧終不肯言遂死于獄昭州雖
慘刻僧亦愚甚耳

張華博物志云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
苑秘書及子向咸共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卒
無驗乃以此罹罪

太平廣記云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煉丹砂合
大还丹而成弼者給侍左右十餘歲後以家艱

辭去道者云子從我久今復有憂吾無以贈子
遺子丹十粒一粒化一斤銅成金足以辨喪事
弼还如言化金辨葬訖復入山更求丹道者不
與弼持刀切之不得乃斷道者手又不得乃刖
其足道者顏色不變弼滋怒乃斷其頭及解右
肘後有赤囊開之乃丹也弼得丹多變黃金爲
人所告有姦弼自別能成黃金唐太宗聞之召
令造金太宗悅授以五品官造金數萬觔而丹

盡藝旁請去太宗令列其方當任去弼訴之帝謂其詐挾之以兵弼尤列遂爲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別其足弼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

江夏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僞蜀成都有柳條酒肆其時皆以當炉者名其肆柳條病經歲有道士常來貰酒柳條每加勤奉道士乃留丹數粒云以酬酒價柳條依教服之充盛如初有漢金堂縣王道賓爲太庙吏知其事遂懇柳條求餘

藥以鉄鑊盛水銀投丹煎之須臾成金因以丹與金呈蜀王問其一作真法對曰有艸生三學山中乞宰金堂以便採藥乃授金堂宰明年藥無成知其得丹于柳條遂誅之

劉長官名蟾結茅青城山中或云其有黃白法一夕有三人携酒果投宿語及炉火語笑方酣客曰知長者有黃白法可以梗槩言之長官初則堅拒客祈之不巳作色曰今夜須傳長官曰

適募君子同道乃相逼如此三人攘臂瞋目眦
之曰某等非君子是賊也如不得法必加害于
君乃探出白刃脅之長官與妻惶惧遂授以法
并與殘藥三人拱揖而去長官昧爽下山不復
再往因以居與李謏處士

法空無相師雪川沈待制之季也嘗于焦山僧
法全語及點化全云我有一術點銅爲金乃于
袋中抄數錢七令空烹之通夕不成汗空叫全

訊之全笑曰人得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銅也
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真
金也空一作日加延款具請其術全曰我不惜

術但我有前誓恐起貪人妄費之心反致奇禍
實無益于人也請言其自我年二十無家與道
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皂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
相語曰我輩所學遊方未遠今當散行以十年
爲期却以此日會于此地道人無累是日不至

卽道死矣遂舉酒爲約三人者散往川峽京洛
間我卽留二浙至出期豐樂橋三人次第俱集
各出所得方訣參較之內一茅法差簡易試爲
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我于成都藥市遇一異
人得去暈藥彼云奇甚而我未試也因取同煎
而色益黃意謂藥未至則當一作再煎及出則
真金也相與謀曰京師蠻家金肆天下第一往
市之無疑則真仙術也至都以十兩就市卽得

高直時共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共作百兩金以
爲別卽市羊邊宮醞大嚼酣飲而烹銅不意銅
汗濺發火延于屋三人俱醉一人醉甚不支焚
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數日而死我獨微醒徑破
烟焰脫命而出俱有捕者素善泗卽投汴水順
流而下度過國門始登岸方在水中悔過祈天
誓爲僧乃不復再作或遇大緣事不能成就當
啓天爲之不敢毫髮已用况敢傳人乎空聆其

說遂不敢逼一旦不告而去不知所在焉
韓子蒼待制言青城一道士俾小廝買酒待檀
越小廝中道登東所將鉄甌掛于樹間甌重木
弱爲風所搖木葉楷磨所著處皆金色自是識
化金之木走四方未始乏絕寓滑州天慶觀以
老病不出幾十年欲傳其術與人而未有可付
者陰視觀前一老人賣米爲業不問荒歉每年
求息一文以其爲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

酒肆密告以欲傳之意老人曰某能是久矣道
士曰明日過我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扃戶而
共煨藥隣房道士侶有所聞乃穴壁視之見二
人各以火煨藥傾注于地則赤金爛然遞相把
玩稱歎乃推壁而入二人倉皇收拾不及因喧
呶爭奪卒壓死二人而衆士因是而皆坐獄
何遠云丹皂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喜
于談訪者十蓋七八然不知皆仙藥丹頭也自

三茅君以丹陽歲歉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銀
為金化鉄為銀以救飢人故後人以煨粉點銅
者名其法曰丹陽死砒點銅者名其法曰點茅
如漢之王陽婁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不可謂
世無其法但得之者龜毛兔角而為之致禍者
十居八九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皆密受其
訣知而不為者也章申公黃八座道夫皆訪求
畢世費貫鉅萬而了無一遇者也

夏侯嘉正為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見水
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限矣俱不諧而卒
紹興間淮堧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鉄牛高呼
鉄牛道人在浮光數月忽一日入富家典庫乞
錢主人問鉄牛究竟對曰能糞瓜子金主人欲
以資財易之道人堅不肯後議止賃一宿令置
密室來早開視果糞瓜子金數星道人至取鉄
牛去主人妄想心熾尋訪道人欲買此牛道人

不從百色宛轉方允議以日得金計之償以一
歲金價在家數日糞金如金前自後更不糞視
牛尾後有一竅無他異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
夫贖去迹其所之乃道人預買此婦人密持其
金在其家前後糞金皆此婦人潛置之候計成
而取去繼尋之已逃矣出趙灌園就日錄
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更說會燒銀君还果有
燒銀術何不燒銀自養身徐卿涉世錄載此語

戒其季子云世之痴者爲藝客所誤汝等切宜
戒之



